

基于象思维解读东垣学术思想^{*}

郑 齐^{**}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 要:从象思维的角度,分析李杲学术思想的内涵,把握其学术脉络的主线。首先,李氏基于象思维,法天则地,确立了以脾胃为中心的五脏一体观,进而确立了百病生于脾胃的病因观;其次,创立元气与阴火理论概念,以诠释脾胃内伤的病机,成为其补气升阳泻阴火治法的依据;最后,以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之性,法天地阴阳四时之象,并以象聚类,对本草药物进行分类,用以指导组方遣药。

关键词:象思维;李杲;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R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68X(2015)05-0008-03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15.05.003

象思维是古圣先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以客观事物自然整体显现于外的现象为依据,以物象或意象(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号)为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以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把握对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维方式^[1]。这种思维方式在《内经》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依靠观物取象、援物类比、立象尽意等方法,在构建中医基础理论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王琦先生认为:中医学实践的整个过程贯穿着象思维,经历了活体取象-取象测藏-据象类推三个过程。活体取象是中医理论的起点,象是可直接感知的事物外部形态;当认识的主体获得象的信息后,进而司外揣内,推测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然后通过援物类比,以象悟类,把握对象的世界联系^[2]。后世医家,莫不以此为本,在诊疗实践中贯彻着这一思维理念。而于学术思想之中,有系统、深刻体现的,当推李杲。

李杲,字明之,金元时期真定人,由于这一地区在秦汉曾有东垣县之名,所以李杲晚号东垣老人,世人也常以李东垣名之。对于其学术思想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中医学界的热点,他强调脾胃

内伤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升举脾胃阳气为其主要的治疗理念,对中医脾胃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金元时期,中医学的实践已经有了长足的积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有所提升。加之此时,宋代理学的兴盛,也使医学家有了更丰富的哲学工具,来思考中医理论的建构。所以这一时期,名家迭出,学说纷纭,是中医学理论塑形的重要阶段,李杲学术思想的形成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本文意在从象思维的角度,分析李杲学术思想的内涵,把握其学术脉络的主线,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粗浅的认识。

1 法天则地 探病之源

谈及李杲学术思想,学界多以独重脾胃、善举阳气之说为论。这的确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一思想形成的原因何在,贯穿其学术思想的思维主线是什么,却少有人及,一般多认为与其《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及的“壬辰改元”的那段实践经历有关。诚然,目睹金元战火,民众饥寒交迫而死的现实,无疑对其独重脾胃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细究其论著可以发现,李杲的理论建构是有着哲学思考的。尤以其晚年、也是其第三部著作《脾胃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遗憾的是,个人认为李氏对本书的编排较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2011CB505401)

^{**} 作者简介:郑齐,男,河北南宫人,助理研究员,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医学术流派与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

为凌乱,使得其思路展示得并不是很清晰。本文试从以下三步,梳理李氏的立论思路。

1.1 四时五脏一体 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人揭示自然和人体关系时的重要理念。当无法用直视的办法来洞悉人体内脏的变化时,便以这种理念为指导,以象思维为锁钥,司内揣外、援物类比来解读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的信息。这种方法在《内经》中已体现得十分明显,李杲将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实践,并用以构建自己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于在《脾胃论》卷上《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以及卷下《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等四篇论文。从中我们发现:他并不是孤立地强调脾胃一脏一腑,而是一禀《内经》脾为中土的五脏一体观,并将其与天之四时、地之五方相联系,以天地之象比拟人身脏腑之象来推演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象思维对其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1.2 百病生于脾胃 有了对四时五脏的系统认识后,他将着眼点放到脾胃。因为脾胃居中土,自然界之长夏是阴阳气消长变化更替的季节,相对于人体,则脾胃是阳气阴精升降浮沉的枢纽,所以独重脾胃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成为其立论的重心。他引用了《内经》、仲景论述脾胃功能、脾胃与其他脏腑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为其“病从脾胃生”之说立论。其引用的内容很多,归纳他论述的思路是:首先,人的生命活动要遵从阳气升发、收藏的时序。春夏之令行,则脾胃谷气上升,其人寿;收藏之令行,则谷气下流,其人夭。而保证春夏之令行的关键是少阳春生之气,“春气生则万化安”。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李杲对《内经》论及脾胃形态结构位置的经文,只字未提,而是将脾胃阳气的升降与天地阳气升降相类比,以天阳的升发和收藏来说明脾胃运化功能的正常与失常。这充分体现了他在天人相应思想指导下,运用象思维来解读脾胃生理、病理的信息的思维模式。

1.3 治向脾胃而去 基于四时五脏一体观,在确立了百病生于脾胃的病因学思想后,自然治向脾胃而去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脾胃论》的其他篇章主要便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大体内容包括:脾胃内伤的证治、脾胃内伤对其他四脏的影响、随时

加减与随病制方、脾胃内伤的调护等等。尽管排列较零散,细细读来,能充分感受到李杲于实践中对其理论的应用与发挥。这些内容是历代医家关注的热点,不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了。

2 阐发气火 论病之机

如果说脾胃内伤论主要是李杲在《内经》相关理论论述基础上的整合与发挥,那么对气火理论的阐发,从某种程度上讲,则是带有原创性的理论创新与开拓。其要旨在于:由于脾胃内伤,脾胃不能升发元气,而“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元气虚损,则阴火亢盛,遂诸证蜂起,故而补脾胃、升阳气、泻阴火便是顺利成章的治法。可见,所谓气火理论实际上是架构于脾胃内伤病因观与补气升阳治法论之间的理论过渡,重在推演、说明脾胃内伤以后的病机变化,从而为其后的补气升阳的治法确立依据。气火理论主要基于《内经》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之说,但是引入两个重要的概念——元气与阴火。

元气这一概念,在李杲之前的中医学著作中鲜有论及。中国哲学元气论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王充、张载之论尤为突出。处于金元时代的李杲,显然受其影响,并接受了这一哲学理论。早在《内外伤辨惑论》中便有“无形质元气受病”的说法,表明他认为元气是一种无形质的元初、本初物质。更为重要的是,他借助这一哲学工具,用于自己的理论建构。认为主导人体生命活动的只能是元气,从而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论断,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深受气一元论思想的影响。另外,元气论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事物的“象”是因于气的运动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象”的本质是气的运动变化。所以坚持气一元论,必然会在实践中以象思维来观察、认识世界,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直觉体悟认知的思维方式。

阴火这一概念为李氏独创,因为不明阴火也就无从谈阴火之治,可是李杲在书中虽反复论说,但又前后不一,令人晦涩难明,所以自古以来就是研究李氏学术思想的热点与疑点。古今学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理解阴火的涵义不能脱离李杲学术思想限定的语境。李杲建立的

阴火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象思维的特点,火性炎上,主动、属阳,而李氏在其前冠以“阴”字,顿时赋予其与寻常之火的炎热、升腾截然相反之象,这种独特的象的背后,还是根于其对阳气不能升发病机的重视与考量。实际上,李杲的阴火论是与其元气论紧密相联的,绝不能孤立地去对待阴火。他以这二者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诠释和概括因脾胃内伤后出现的各种病证的病机。这一理论是从各种各样复杂的证候表现中归纳、抽象得出的,所以如果再从具体的证候表现出发去解读阴火,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李杲自己也有心火、下焦肝肾相火、包络之火等多种指代,有学者就总结道,“阴火源于中焦,起于下焦,系于上焦。……阴火上扰中上二焦的胃、心、肺、体表、肌腠等部位,演化为心火、肺火、脾火、胃火、经脉之火,出现不同的证候。阴火病位涉及肾、脾、心、肝、肺、胃、经脉等多处。阴火病性涉及五志化火、湿热郁火、阴虚虚火、气虚虚火等多种复杂病变”^[3]。再从治疗层面反观,面对如此复杂的证候,李杲不外乎就是在补气升阳的基础上加用芩连、石膏或是生地、黄柏而已,并没有更加细致的、更加具体的治法。这也充分说明,李氏所论之阴火是与元气密切联系的理论概念,是基于象思维、从宏观上对脾胃内伤证病机的诠释工具。

3 用药法象 遣方之道

用药法象是以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之性,法天地阴阳四时之象,并以象聚类,对本草药物进行分类,用以指导组方遣药的一种本草药性理论。这一本草药性理论的创新,充分体现了象思维对中医理论建构的指导。用药法象,一语见于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但这部分内容冠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其实这一理论在张元素《医学启源》中便已经成型,可以说经过了易水学派师徒三代人的不断努力和完善,既可以算是李氏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易水学派共有的学术思想。以药物气味法天地四时之象:即以气味之厚薄,法天地阴阳之象;以气味性能,法四时万物变化之象;参合气味厚薄与天地阴阳,而研得药性之升降要旨。“升降者,天地之气交”一语是对用药法象

理论精髓的概括,也充分体现了基于象思维,以天地阴阳之道来诠释药性的理念。在完成了观物取象之后,接下来以援物类比、以象聚类的方法,对本草药物进行了分类。“药类法象”一节,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的不同,以四时六气为纲,配以药性的升生、浮长、化成、降收、沉藏等特点,将百余种药物归纳成五类,这是基于象思维,对中药本草的一次独特的分类。建立药类法象理论的意义在于“以为用方之阶”,也就是直接指导随后的组方用药,张元素以当归拈痛汤和天麻半夏汤为例,阐述了基于药类法象理论的组方要旨,李杲则完全接受了乃师的组方思想,创制了大量方剂。纵观其《兰室秘藏》中的方剂,他主要是以“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药物,模拟天地的五运变化,意在将人体置于天地之间,按四时之序调整人体的平衡^[4]。所以其创制的方剂虽多,方中药味虽繁,但是如能把握这一组方思想,自可提纲挈领,即所谓“举一则可以知百矣”。

以上,从象思维的角度探讨了东垣学术思想的内涵与形成。笔者认为,从思维层面解读东垣学术思想,更有助于深刻认识其内涵。我们常说东垣独重脾胃,实际上从某种成度上说,是不得不重视脾胃;东垣惯用升阳之法,其实是有升有降,升降相因;东垣善用风药,但风药只有在药类法象理论的特殊语境下,才有“风升生”的意义,孤立地去谈风药,反与后世本草学祛风药的概念相交叉、混淆。总之,象思维贯穿了东垣学术思想体系,从藏象、病因病机,直到治则治法、遣方用药,一以贯之。这是中医学术史上,运用象思维指导中医理论建构的典型范例,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发展中医理论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 [1] 邢玉瑞. 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 中医杂志, 2014, 55(10): 811-812.
- [2] 王琦.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410-411.
- [3] 金荣, 姜良铎. 李东垣“阴火”治法特点探析[J]. 山东中医杂志, 2010, 29(3): 151-152.
- [4] 郑齐. 试析《兰室秘藏》消渴门七方[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3): 184.